

阿皮乡村奇遇记

A PI XIANG CUN QI YU JI

杨老黑 著

21 世纪新童话书系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美丽的童话城堡在哪里

张秋生

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？

它不在风景如画的河岸上，不在群峰对峙的悬崖上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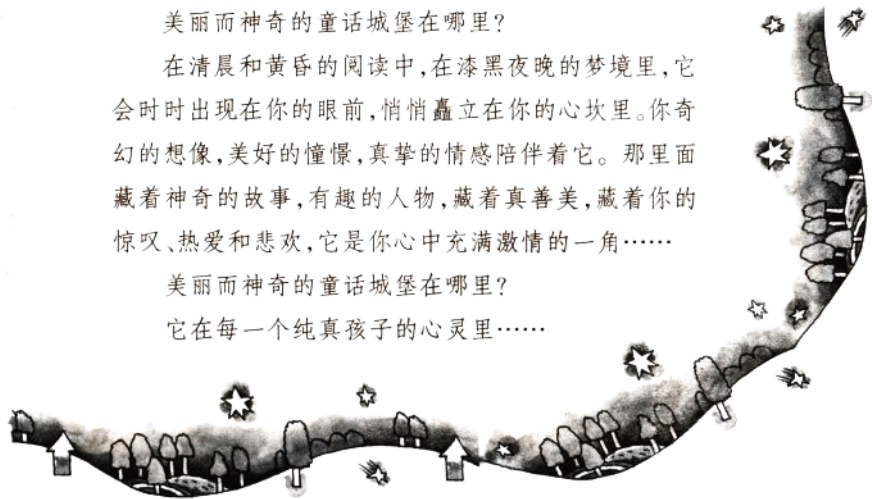
它不在翠绿幽深的密林里，也不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上……

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？

在清晨和黄昏的阅读中，在漆黑夜晚的梦境里，它会时时出现在你的眼前，悄悄矗立在你的心坎里。你奇幻的想像，美好的憧憬，真挚的情感陪伴着它。那里面藏着神奇的故事，有趣的人物，藏着真善美，藏着你的惊叹、热爱和悲欢，它是你心中充满激情的一角……

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？

它在每一个纯真孩子的心灵里……





目
录

- 第一章 三大旋风屁 / 1
- 第二章 星星蛋 / 18
- 第三章 胡子爷 / 33
- 第四章 蛋蛋娘 / 45
- 第五章 帽帽兔 / 57
- 第六章 笆斗娃娃 / 87
- 第七章 奇人王吹猪 / 121
- 第八章 发生在寒假里的故事 / 134



第一章 三大旋风屁

阿皮名字的来历和阿皮乡村之行的开始

阿皮是我认识的孩子中最不一般的孩子。

阿皮一出生就不一般，阿皮生下来时，不像一般的婴儿先哇哇大哭一阵，而是先嘭——地一声放个大屁，这个大屁是如此的干脆、利落、响亮，以至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阿皮的妈妈爸爸还从未见过这种事。妈妈爸爸都是首次做妈妈做爸爸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屁是好事是坏事，因此很困惑。守在一旁的奶奶和医生倒乐了：“这孩子将来身体好。”这样爸爸妈妈就放心了。果然如医生说的，阿皮的身体真是棒极了，自他出生以后就没有生过病，就连婴幼儿最容易患的发热、拉肚子这样的病也没得过，而且消化功能特别好，饭量出奇的大，一次能喝两大杯牛奶，一筒婴儿奶粉别的婴儿可以喝一个星期，他一天一筒还不够。能吃自然长得壮实，他胖乎乎的胳膊似藕节儿，肥嘟嘟的小手像吹起来的气蛤蟆，块头也比一般小孩的大，他三岁时的个头比四五岁小孩的





个头还高。阿皮就这样长到了三岁,这三年之间,他不仅被爸爸妈妈疼爱,幸福快乐地成长着,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源泉,给家庭带来了不尽的欢乐和笑声。自他放了那个滑稽的屁开始,他的第一次笑容,他的牙牙学语,他的蹒跚学步,他说的第一句话,做的每一件事都令爸爸妈妈快乐,尤其说的那些傻话,做的傻事简直让爸爸妈妈笑破了肚皮,妈妈擦着笑出的泪水喊道:“哎哟,我的屁蛋蛋哟——”屁蛋蛋就成了阿皮的昵称,就像其他的妈妈称自己的孩子为宝宝、宝贝、心肝儿一样,阿皮的爸爸妈妈则称他们的小宝宝为屁蛋蛋,这全是因为他那个著名的屁的缘故。阿皮三岁了,要上幼儿园了,妈妈总是那么亲昵地喊他屁蛋蛋也不合适,就文雅一点喊他阿皮,这样我们的主人翁的名字就定下来,他的学名叫杨阿皮。

自阿皮上了幼儿园,一切都变了,称得上天翻地覆,仿佛一夜间所有幼儿园小朋友淘气的坏毛病全集中到阿皮身上了,他乱扔小朋友的彩笔,乱涂小朋友的画书,搬开小朋友的凳子,扯散小朋友的辫子,在小朋友的茶杯里撒尿等等,每天都把幼儿园的老师、阿姨气得哭两回。上小学时,情况发展得更严重了,那已不再是淘气,完全升级到调皮捣蛋了,上课交头接耳,做小动作,打闹起哄,不做作业,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;更有甚者,他竟然敢聚众逃学,私下召开批斗老师大会,公然在老师背上贴鬼脸,偷偷给女同学写“我爱你——”之类的纸条等等,简直把老师搞

得头晕脑涨，啼笑皆非。老师拿他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他老爸老妈请到学校，下了最后通牒：“暑假里如果不把你们的宝贝儿子管教好，开学时就不要来了。”

放暑假了，老爸老妈费了一天的功夫，精心制订了周密的方案，开始对阿皮进行改造。但老爸老妈没把阿皮管好，自己却气疯了，他们实在无计可施，妈妈绝望地说：“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屁的缘故啊！”爸爸像拉磨的驴一样在客厅里转着圈子，爸爸整整转了六百圈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：把阿皮送到乡下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或许乡下清新的空气能改掉他调皮捣蛋的毛病。

阿皮对老爸老妈这个决定真是喜出望外，坚决拥护，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太伟大了。到乡下去是他盼望已久的事，那样他就可以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任意飞翔在广阔的蓝天碧野，再也不用为城市里那些陈规陋习和繁琐的说教所烦恼了。

阿皮的老家，当然也是阿皮老爸的老家在乡下牛屎凹。牛屎凹是个神奇的地方，对此阿皮已神往许久。阿皮的老爸杨老黑是一位刑警队的探长，从事的是一种富于理智甚至有些冷漠的职业，但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，善于使用写作的方式来减轻自己过于沉重的压力，他除了写那些曲折动人的侦破推理小说外，还因为留恋故乡的缘故，写了一本关于故乡风情的书《牛屎凹漫记》。《牛屎凹漫记》记录了许多有关牛屎凹的奇闻逸事，在这个





方圆百里的小地方,不仅居住着像地丁婆婆、蛋蛋娘、胡子爷、云姑、花将军等神通广大、变幻莫测的神仙,发生着像独角金牛唱歌、黑夜大地放光、牛屎变成金元宝、潭里漂出金碗那样的怪事,而且牛屎凹镇子现在的居民也都是些身怀绝技、滑稽可笑的人物,而且时时刻刻做着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、不可思议的事情,这本书阿皮早已看过许多遍,阿皮早就有亲眼到牛屎凹看一看的想法,最好能结交一些牛屎凹的秧秧(牛屎凹管小孩子叫秧秧);据说他们天性愉快,生活得无拘无束,而且整天做着一些滑稽可笑的事情,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。

阿皮的乡下之行就此决定。

头天晚上,老妈已帮他收拾好了行装,旅行包里除了送给爷爷、奶奶、大伯、二伯、大叔、二叔、小叔、姑姑的礼物外,当然包括他的课本和作业本。火车票已买好,老爸送他上火车,并反复叮嘱他注意的事情,因为这是阿皮第一次出远门。老爸说:“回老家路是先坐半天的火车,下了火车再坐一个小时的乡村交通车,到一个小镇,这个小镇就是大名鼎鼎的牛屎凹镇啦,姑姑将在小镇车站接你,你跟随姑姑再走几里乡村土路就到奶奶家了。到了家后要先向爷爷、奶奶、大伯、二伯、大叔、二叔、小叔问好……”

阿皮在老爸的叮嘱声中上了火车,阿皮的乡下之行就此开始了。

火车离开车站,离开城市,呈现在阿皮眼前的是一幅全新的

场景，宽阔的乡村大道，高耸入云的钻天杨，波浪起伏的绿色禾苗，弯弯曲曲的小道，蓝墙红瓦的农家小院，一切都像日历画片中的情景一样，令阿皮激动不已。

火车愉快地在田野上奔跑着，阿皮的心情也像那晴朗的天空一样愉快。

因为心情愉快，半天的时间显得很短，火车到了阿皮要下的车站，阿皮下了火车，出了站口，来到停车场，那儿停着开往乡村的各种车辆，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在招揽生意：“来啊，来啊，坐到牛屎凹的蹦蹦蹦啊。”“蹦蹦蹦”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呀？阿皮坐过飞机、轮船、火车、汽车，甚至骆驼，还没坐过蹦蹦蹦。阿皮决定尝尝蹦蹦蹦的味道。阿皮对那汉子说自己到牛屎凹，那汉子就把他领到停车场一个写着“牛屎凹”的木牌前，说：“就在这儿等，等人够了，我们就走。”阿皮就在木牌前坐下来，专等他的蹦蹦蹦了。

三个乡下男孩和三张牌

牛屎凹木牌前已有三个乡下男孩在等车，他们的年龄和阿皮的年龄差不多，他们见了阿皮问：“你到哪儿？”阿皮说：“到牛屎凹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是一道的。”三个男孩说着开始打量阿皮，打量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把头扭过去，嘀嘀咕咕一阵子，再也不理





阿皮了。

既然是同路的，阿皮很想问问他们牛屎凹的事，但他们不理他，他也不敢问，他就老老实实在那儿等他的蹦蹦蹦。

阿皮坐着，突然听到一阵曜——曜——曜的声响，是蛐蛐的叫声，去年阿皮就养了一只蛐蛐儿，那可是他花了半年的零花钱买来的。

阿皮顺着叫声瞅过去，见三个乡下孩子的一旁放了一大堆蝈蝈笼儿，哎哟，有那么多的蝈蝈儿呀，差不多有一百只，一百只蝈蝈儿一齐叫起来，声音真是响亮。阿皮高兴极了，问：“这是谁的蝈蝈儿呀？”三个乡下男孩回头说：“俺的。”“卖不卖？”阿皮问。“不卖。”乡下男孩说，“不过，你想要，你可以参加我们的游戏。”阿皮凑过去，原来三个乡下男孩正在玩扑克牌，他们的玩法很特别，他们只用扑克牌中的三张，红桃 K、黑桃 K、梅花 K，他们称三张扑克为三张牌，三张牌中的梅花 K 为花脸，另外两张红桃 K、黑桃 K 为白脸。主家洗牌后把三张扑克反扣在地上，其余的人来猜，猜对花脸的赢，猜错的输。这个来法很简单，阿皮一看就会了，阿皮就加入了进来，既然在一起玩扑克，得相互认识一下，阿皮介绍自己的名字叫阿皮，三个乡下男孩也互相介绍一番，小眼小鼻子小嘴巴小耳朵、黑不溜秋、墩墩实实的男孩叫结实；细长鼻子细长眼睛、细长胳膊细长腿、细长腰身的小白脸叫牢棒；圆脸扁鼻子，长了一个蛤蟆嘴，一头长发像乱草的那位叫稳当。结实是主家，他熟练地洗着牌，把花脸亮一亮，啪地把三张牌一字儿反扣在地上叫道：“猜猜瞧——猜猜瞧——花脸赢——白脸输——”牢棒和稳当在一张牌上下了赌注，每人一个蝈蝈儿，阿皮在另一张牌上下了赌注是五角钱，因为阿皮没有蝈蝈，他们规定他只能用钱做赌注，不然就不带他玩。赌注下好了，一掀牌，牢棒、稳当输了，每人给结实一个蝈蝈，阿皮赢了，阿皮赢了只蝈



蛎。接着来下去,结实洗牌、亮牌的速度越来越快,花招越变越多,阿皮有时输、有时赢,赢了得蛎蛎,输了掏钱,最后的结果是,阿皮把结实、牢棒和稳当所有的那一大堆蛎蛎赢了过来,他自己身上的零花钱也全部输光了。阿皮掏空所有的口袋说:“没钱了。”结实、牢棒和稳当哈哈大笑,拍拍屁股站起来,跑到附近的小食摊上一人买了一个大烧饼夹烤羊肉,满嘴流油地狼吞虎咽起来。阿皮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,但阿皮没钱买,阿皮只好忍着嘴里的酸水,拿蛎蛎的叫声当饭吃了,不过阿皮并不后悔,十几块零花钱换了这么一大堆蛎蛎也值得了。

交通工具蹦蹦蹦和毛驴发财

“走啦,走啦。”那汉子开始发动一辆又破又脏的机动三轮车,招呼阿皮上车。原来这就是蹦蹦蹦,阿皮十分纳闷地想,这分明是机动三轮车,干吗叫蹦蹦蹦呢?阿皮这样想着上了机动三轮车。结实、牢棒和稳当也上了机动三轮车。汉子过来收钱了,汉子伸手在结实、牢棒和稳当面前说:“拿来。”“没有。”结实、牢棒和稳当爱理不理地说,好像没有钱坐车还挺有理似的。那汉子收回手,只是骂了一句:“混秧子。”就不再管结实、牢棒和稳当了。汉子把手伸到阿皮面前,阿皮苦着脸,心想他要撵自己下车了。没想那汉子收回手说:“你也没钱罢,钱准叫三个混秧子骗去

了。”阿皮无话可说，汉子也不问他要了。汉子正要出发，又有三个人急慌慌地跑来要坐车，但车已坐满了，车上另外坐车的人说：“这四个混秧秧没有钱，让他们下去，哪能白拉啊。”那汉子却嘿嘿笑着说：“哪能呢，都是俺镇子的秧秧。”汉子说完上车，机动三轮车一阵马达轰鸣轰轰地出发了。

机动三轮车轰轰地吼叫着，在凸凹不平的乡村土路上上下颠簸，颠得车厢内的人根本无法坐稳，屁股下像垫了个弹簧，有节奏地把人弹得上下左右乱撞，如果不抓牢扶手，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这时阿皮才明白，机动三轮车为什么叫蹦蹦蹦，不仅车在蹦，而且人也在蹦，真是名符其实的蹦蹦蹦哟。

蹦蹦蹦虽然没有火车舒服，但却有着火车无法相比的惊险和刺激。阿皮就这样在心惊胆战中蹦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蹦到了大名鼎鼎的小镇牛屎凹。

牛屎凹镇子果然名不虚传，往镇子街头一站，仿佛走进了电影棚里的宋街，错落有致的白墙黑瓦的房屋，青石条铺的街道，弯曲幽深的小巷，老屋门前千姿百态的石雕小兽，虬枝盘曲的老树，绕镇环流的小河，河水清澈透明，游鱼可数，岸边杨柳依依，小桥如月，仿佛设置的布景道具。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、真正的千年古物。爸爸说牛屎凹镇子的每一块砖头都是古董文物，都是值得牛屎凹人自豪的东西。这些古董文物历经千年，风吹日晒，吸日月之精华，也早已成了精，因此在这个小镇便经常发生着一



些神秘莫测千奇百怪,令人不可思议的怪事。

阿皮这时没有兴趣打听这些,他有的是时间,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来小镇接他的姑姑。

阿皮本想让结实、牢棒和稳当帮他寻找姑姑的。但这三个家伙一下蹦蹦跳跳,便嘻笑着像旋风似的跑走了。

阿皮站在街头,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牵头黑毛驴朝他走来。他一眼就认出这人就是姑姑,尽管阿皮只在三岁时见过姑姑一次,但他凭感觉判断这个人就是姑姑。这个年轻姑娘来到了阿皮面前,她也毫不犹豫地判断出阿皮就是她的侄儿,这就是亲缘关系中那种不能割舍的情感直觉。

姑姑打量着阿皮,姑姑第一奇怪的是阿皮的那堆唧唧唧叫的蝈蝈儿。

阿皮故意将蝈蝈笼高高举起,向姑姑展示他的战绩。

姑姑听了阿皮的叙述,忍不住咯咯笑起来,把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姑姑说:“你个傻秧秧,你上了三个旋风屁的当,这油子(蝈蝈)是遍地都有的,一会儿就可以捉一大堆。”

“什么叫旋风屁?”阿皮不解。

姑姑说:“旋风屁就是正事不干,坏事干完,说东朝西,惹是生非,一屁放两炮,两炮四翻花,翻花八对儿瞎话……”

阿皮明白了,旋风屁就是调皮捣蛋,就是和自己一样的人。



姑姑说：“懒汉二流子，下地逮油子，结实、牢棒和稳当不下地干活割草，净干逮油子捉蚂蚱的歪事儿，就是旋风屁。”最后姑姑还正经地告诫阿皮说：“今后可不要和这三个旋风屁玩。”

阿皮点头：“记住了。”

“咱走吧。”姑姑提起阿皮的旅行包说。

阿皮却站住了，瞅着那头胖乎乎、皮毛油光发亮的黑毛驴发呆。

“怎么啦？”姑姑问。

“它踢不踢人呀。”阿皮担心地问。

姑姑明白了，阿皮是想骑毛驴。姑姑又咯咯笑起来。姑姑说：“发财是来驮行李的，不是让你骑的。”

发财是黑毛驴的名字，现在改革开放了，城乡都在大搞经济，爷爷奶奶盼望发财，就给黑毛驴起名叫发财。

发财是驮行李的，不是骑的，阿皮就放心了。姑姑把旅行包在发财背上放好，阿皮把蝈蝈笼儿也搭在发财背上，沿着乡间小道朝爷爷奶奶家走去。

一路上，发财悠闲地甩着尾巴，老是打喷嚏，阿皮看到发财那个长得像小提琴似的长脸一直在嘲笑他，仿佛在说：“你小子竟想骑我，真厚脸皮。”

阿皮也不理它，阿皮心里说：“有的是时间，不要你得意，早晚我非逮住你骑一回，那时才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

爷爷奶奶家离小镇不远，五里路，阿皮和姑姑说说笑笑，没觉得累就到了爷爷奶奶家门口。

爷爷、奶奶、大伯、二伯、大叔、二叔、小叔还有大娘、二大娘、大婶、二婶都在家门口迎接阿皮，他们像观赏大熊猫似的瞅着他们远到的侄儿。阿皮点头向他们问好，把爸爸妈妈买的礼物分别送给他们，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大娘、婶子夸奖阿皮道：“这秧秧挺懂事的，一点也不像傻福（傻福是阿皮爸爸的小名，傻有福气的意思）信上说的是个旋风屁呀。”

“爸爸真讨厌，竟给他们写信说这个。”阿皮心里说。

爷爷却不同意大娘、婶子的看法。爷爷说：“我瞅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下车就逮了这么多油子。”

“算啦，少说两句。”奶奶打断爷爷的话。奶奶说：“阿皮逮油子是喂鸡的。”

“什么，拿蝥蛄儿喂鸡？”阿皮瞪大眼睛问。

“不喂鸡，还不吵死人呀。”奶奶说。

嘿——嘿——嘿——

蝥蛄们使劲叫起来，声音大极了，把人的耳朵都吵聋了。

嘿——嘿——嘿——

蝥蛄们不停地叫。

嘿——嘿——嘿——

蝥蛄们晚上也叫。

阿皮实在受不了啦，阿皮觉得奶奶说得对，只留下几只养着玩，其余的都交给了奶奶。

蝥蛄终于成了鸡们的美餐。

奇特的足球运动员

阿皮到乡下的第一天感到很寂寞，因为他刚来，还没有朋友，阿皮希望很快交上朋友，能和他们一起玩。

阿皮突然看到了三个乡下男孩，他们三人有说有笑地朝一片树林子走去。阿皮认得这三个男孩就是结实、牢棒和稳当。

阿皮问姑姑：“这三个旋风屁，怎么在这儿？”



姑姑说：“怎么啦，结实是大伯的儿子，牢棒是你二伯的儿子，稳当是你大叔的儿子，你们是堂兄弟呢。”

原来我们是一家。阿皮觉得好笑。

阿皮看到结实、牢棒和稳当坐在树阴下，好像在玩游戏，阿皮想，他们一定又是在玩三张牌了，现在就去揭穿他们，不让他们再骗人。

阿皮朝树阴下跑去。

阿皮来到结实、牢棒和稳当跟前一看，他们没有玩三张牌，而是在摆弄几只大甲虫。

这种甲虫阿皮从来没见过，黑黑的、圆圆的、扁扁的脑袋，八条腿，正按照三个旋风屁的指挥，争先恐后地滚动几个琉璃珠儿。

真是太稀奇了，阿皮从来没见过会滚动琉璃珠儿的甲虫。

“这是什么甲虫啊？”阿皮问。

“这不是甲虫，这是足球运动员。”三个旋风屁头也不抬地说。

阿皮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足球运动员，更没见过这样的足球队，阿皮立刻大感兴趣起来。

“我能玩玩吗？”阿皮说。

“不行。”结实、牢棒和稳当赶紧用荷叶把足球运动员罩着说，“我们正在训练，下午还要参加一场足球大赛呢。”